

# 边地哲人与中华文脉的当代守望者

王佳杰 方文

周善甫(1914—1998),名樊(后改为凡),字善甫,晚号六松堂老人,云南丽江纳西族人。20世纪中国著名学者、哲学家、教育家与书法家,当代特立独行的布衣学者,被学术界称为“一位生活在祖国边疆,却为中华民族核心精神文化作出了杰出贡献的纳西族文化老人”。周善甫一生命途多舛,历经坎坷而著述不辍,晚年系统精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先后出版多部思想性论著,被誉为“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云南自艾思奇之后又一位具有原创精神的哲学家”“继梁漱溟、冯友兰之后距我们最近的一位儒家”。

## 时代洪流中的个人命运浮沉

周善甫出身书香世家,家族六代执教,为云南边地教育作出重大贡献,堪称“边地教育世家”。祖父和父亲均为清末举人,祖父周兰屏,创办了近代以来滇西北最早的完全小学,即石鼓两级小学堂,是云南兴学的第一人。父亲周冠南,纳西族第一位留日学生,曾加入同盟会,回国后终身从事教育事业,是云南早期新型教育的开拓者之一。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周善甫既浸润于传统文化经典,亦对现代科学知识敞开心扉。

周善甫早年醉心于向西方学习,走工业强国的道路。1933年,他考入东陆大学(今云南大学)土木工程系,梦想成为一名工程师,立志科学救国,后因家贫辍学,辗转多地从事教育事业,培养人才,桃李遍布天下。他极具创造性,家乡的第一盏民用电灯、第一座水力作坊、第一支西洋乐队都是他的杰作,是时人眼中“西化”的先进分子。然而时代剧变,个人命运亦随之浮沉。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后,周善甫身负冤屈,开始了近三十年的坎坷岁月,曾辗转于矿山、农场进行劳动改造,为谋生从事木工、泥瓦匠等体力劳动。这段颠沛流离

的经历,反而使其在苦难中独善其身,保持乐观豁达、进取向上的品格。直至1979年平反,1986年从个旧二中高级教师岗位退休返回昆明,被聘为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后,周善甫迎来了其学术创造的黄金时期,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文化的系统研究。他晚年居于翠湖北岸六松堂,十二年间相继完成《简草谱》《春城赋》《善甫文集》《研词辨》《大道之行》《老子意会》等多部令学术界惊讶的著作,可谓厚积薄发。

## 对传统儒学的现代化建构

《大道之行》是周善甫的扛鼎之作,被誉为“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思想性论著”和“当代儒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该书总结了从商代到明清以“天下”自任的历史业绩,并以此确证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历数中国在西方接触后所处境地和为救亡图存作出的努力;“于中西文化的比较中指出‘全盘西化’的失误”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治国”纲领的正确性。该书并非以怀古之姿评骘古今,亦非对宋明以来“新儒学”的“照着讲”,而是突破传统范式,以前瞻性视野和理论创新推动儒学实现现代化转型,可谓对宋明以来“新儒学”的“接着讲”。

一是对儒学进行“正本清源”的文本考辨。他发现“研词辨”是古文字学成词的退化,通过对“研词辨”的辨析,重新厘清了诸如“格物”“致知”“修身”“治国”等儒学核心概念的本义,批判朱熹将“格物”释为“即物而穷其理”的说法,认为“格物”本意能与自私的物欲区别开来,让儒学理论更容易被大家理解和接受。他将孔学的核心归结为“仁”,即源于农耕文明协作生存经验的,对他人的关爱之心。论证了儒学在文明教化、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维护中华大一统格局中的积极作用,认为儒学本质上是注重道德教化与社会和谐实践哲

学。二是以各民族团结、共同繁荣发展的良好传统为历史基点,增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方面,周善甫认为“中华民族保持着仁爱和平的民族传统心态,而且相互间还有护卫依存的关系”,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分布上交错杂居、文化上兼收并蓄、情感上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其内蕴的大一统政治理念、和合共生的文化精神,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基。另一方面,周善甫认为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具亲和与集纳作用,在各民族和谐相处的过程中,“传统文化就起了同醉母一样的作用”,将各民族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醉母”强化了各民族人民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认同。三是具有强烈的时代关怀与现实指向。以人为本,以文化人是贯穿《大道之行》的一条主线。周善甫认为改革开放在物质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要强化人民群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他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以人为本、以文化人的精神,是凝聚人民认同、价值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键,也是应对西方个人主义冲击、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

## 书法与辞赋艺术的美学超越

周善甫的学术修养与人生历练,深刻塑造了其艺术创作的美学品格。作为学者型艺术家,他将传统文化的理性认知与个体的人生感悟有机融合,形成了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感染力的独特表达。其书法与辞赋艺术,义理正大、感情真挚、笔法简练、道韵飘逸,实现了学术修养、生命体验与艺术创造的统一。在书法领域,周善甫的书法风格“温文儒雅、平淡率真”,被推崇为“一代学人书法的代表”。他早年取法“二

王”、赵孟頫及唐寅,以美观实用为主,书法神清骨秀,结构平稳工整。至退休回到昆明,砚田中早已注入半世纪风雨人生的情志。所创“简草”书体熔“章草”“今草”“行草”于一炉,墨韵醇厚,风骨凛然,在当代中国书坛自成一派风范。在书学理论方面,借鉴于右任“标准草书”体例,以“简求便,约求美”为原则,系统整理规范三千余常用字,为推广“简草”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近代简化字推行后的学术界填补了空白,发行逾十万册,影响广泛。完成《简草谱》后,周善甫醉心国学研究,将书法视为“修养心性”之道,正所谓“无性灵不能驾驭笔墨,有学问才能表达思想”,其书法“清正融和”“平淡天成”,毫无匠气与习气,达到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极高境界。在文学方面,周善甫的《春城赋》用词华而不赋,被称为“赋中精品”。他以“春城无处不飞花”为韵,铺陈昆明的人文、地理、历史、物产与现代新貌,格局极其宏大,辞藻华美,成功将古典赋体“铺采摛文、体物写志”“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美学精神与对现代城市生活、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描绘完美结合,是古典与现代完美融合的积极实践,为古体文学的现代化树立了典范。

## 从文化传承到文化自信的实践探索

周善甫在文化传承中展现出理论创新与实践关怀的双重自觉。他通过系统阐释中华文化为形基文字所独具的“值得惊奇的异秉”,从学理层面重构了植根文化本体的文化自信;同时将“以文化人”的教育理念贯穿毕生实践,在书院教育中积极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承路径。正是这种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的有机统一,使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作出了重要贡献。

针对“汉字落后论”“拉丁化”等思潮,周善甫撰《论“文”》《研词辨》等文,为中文辩护,力主重建中文自信。他科学分析了中文作为“形基文字”和拼音文字的本质差异,认为二者是各行其是的两条道路,而非同一路径上的先进与落后阶段。他驳斥“中文难学论”和“包袱论”,结合自身作为纳西族学者学习汉语的体会,指出语言难度具有相对性,不能一概而论。他还展望未来中文有潜力成为新的“世界通用语”。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愈发彰显了他的文化远见与民族自信。周善甫终生致力于教育事业,桃李满天下,其教育思想植根于儒家“修身以教”的传统,强调“真善美”的统一与“以文化人”的人文关怀。即便步入耄耋之年,周善甫仍心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积极筹划在故乡丽江创办“雪山书院”,旨在效仿岳麓书院、白鹿书院等传统书院模式,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青年一代,为国家培育栋梁之材。孰料建立“雪山书院”的宏愿未酬,先生却溘然长逝,虽未竟其志,但其情怀实为可鉴。告假传出,海内外知交学人纷纷以唁电、挽联、诗词、音乐等形式致哀追思,悼念形式之雅、情意之真,恰恰同先生平生卓尔不群、风趣洒脱的人格气象相映照,成为其精神生命在文化共同体中延续的动人见证。

斯文在兹,大道未央。周善甫的一生,是个人命运与国家、时代紧密交织的一生,是于困顿中坚守、在寂寞中创造的一生。他并非书斋中皓首穷经的学者,而是自觉立于时代前沿、守正创新、自信自立,从容应对各种考验与挑战的思想先行者。回望周善甫的学术人生与思想遗产,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边地哲人的风骨与智慧,更是一条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中华文脉,在当代时代所展现出的坚韧传承。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滇南儒将马维祺 三苏祠联

## ——“滇人擅联”再添新筹析说

郑祖荣

有清一代,为我国楹联创作巅峰,滇中孙髯翁大观楼联、窦垵岳阳楼联、赵藩成都武侯祠联三雄鼎立,赢得“滇人擅联”美誉。今滇南儒将马维祺三苏祠联的新发现,再添新筹。马维祺为滇籍撰联者中官阶最高且入《清史稿》列传者,兹将其生平功业及楹联创作介绍如下。

三苏祠位于四川眉山,2022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个三苏祠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该祠核心建筑“熹堂”楹柱上,悬挂着马维祺于光绪丁未(1907)撰书的楹联:

从岭海间调节南来,每怀鹤观游踪,画因笠履空千载;  
向沙数行驱车西去,喜把菟裘秀气,忠义文章萃一门。

尤为可喜的是,该联撰有前款长句,为我们了解该联的创作背景和撰联者的思想情怀等提供了珍贵的文化线索。其款曰:“余提督粤东时,驻节惠州,尝谒苏文忠公庙。入蜀五年矣,今春于役嘉州,归过眉,访三苏祠。平生宦辙所经,恒得拜公遗像,不可谓非厚幸云。”

因此联并前款涉及撰者宦辙所经及惠州、嘉州、峨眉、夔州地名,并提督粤东,入蜀五年,今春于役嘉州,均需加阐释。

因据《清史稿》列传二百四十六本传等,将马维祺里贯生平、军旅及战功、职衔略说如次:马维祺(1846—1910),字介堂,回族,阿迷州(今云南开远市)人。少年时体魄雄健,尚文习武,胸怀大志。14岁即随父从征,同治七年(1868)继父职统军防。光绪九年(1883),中法战争爆发,马维祺奉命出师抗法,任援远左营管带,驻军宣化,援应北宁,独当一面,屡败法军。以战功卓著,晋副将衔,并恩赏“博多欢巴图鲁”(意为“英雄”“勇士”)封号。光绪二十四年(1898),除广东潮州镇总兵,旋擢升广东陆路提督,洊授建威将军。光绪二十八年(1902),调任四川提督。宣统元年(1909),加委马维祺巡防全营,充任翼长。宣统二年(1910)卒于任,宣统帝赐谥“果肃”。

赐谥祭、赐恤、赐卹,并谥将其战功宣付国史馆立传。综上,马维祺为抗战战争的民族英雄,为祖国统一作出特殊贡献,马维祺文韬武略,工书,学颜真卿,成都武侯祠刻《隆中对》,即其遗墨,笔力深厚,气势磅礴,堪称一代儒将。马维祺军旅生涯之任“提督”者,从一品衔,为一省最高军事长官,相当于省军区司令员。

上联“从岭海间调节南来”,即指其提督粤东时驻节惠州——苏轼曾谪居之地,联中“鹤观”即苏轼所建。下联“沙数行”为眉州苏氏故里,“夔州”为眉山名胜。马维祺入蜀五年后,于光绪丁未春“于役嘉州”(嘉州在川南犍为县),归途经眉山,拜谒三苏祠,遂撰此联。其末句“忠义文章萃一门”,以一人名将对苏氏的赞誉,情真意切。

马维祺亦颇能诗,今录其癸卯春(1903)于新繁龙藏寺所作五律一首:  
征尘不到处,古树何苍苍。  
棋局留云住,琴声带雨凉。  
传衣归老宿,摩碯发奇香。  
一扫氛氛得,拈髭亦兴狂。  
又其书法题句,则有“以时势低昂理者众人也,以理低昂时势者贤人也,唯理是视,无所低昂者圣人”也。其诗学义理修行之深,于此亦可见之矣。有蜀客为其撰撰联云:“文韬武略堪典范,儒将雍容足师表”。而其撰书之联悬挂于“三苏祠”,迄今有百余年,亦为世人景仰达两甲子不衰,诚可谓为“滇人擅联”之评,得再添新筹也。

(作者系云南省文史研究馆云南书画院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 拨云见日:一枚药锭与一家老字号的三百年

刘璐 杨盼 李瑞君



施药赈济,穷苦者以物易药,亦不使其难堪。如此做派,渐成老拨云堂的气质底色。

真正将名号写进民间记忆的,是一枚药锭——拨云锭。它的配方在当时颇为“另类”:动物药、植物药、矿物药同堂搭配——麝香通窍为“君”,冰片清凉透达为“臣”,炉甘石收敛护表为“佐使”,再以“五行相生”的思路调和药性。传下来的话本喜欢夸张:“敷三日,翳退目明。”不管文字怎样生动,街坊们的直观体验最有分量,一传十、十传百,拨云锭就这样走出了通海。

茶马古道上驼铃叮当,拨云锭随马帮行囊远行。清末民初,滇南流行一语:“手拿拨云锭,走遍天下不受穷。”赶马人常将其缝入衣襟,如护身符随身急。至光绪年间,传人沈元能治愈总兵眼疾,药锭遂被进献皇室,门楣上新添一联:“拨云抽丝眼光若电,云开雾散医道神通。”药效的夸赞,渐升华为一种信念:拨开眼前的云,也拨开心里心的雾。

岁月流转,老拨云堂顺势而新。历经公私合营、集体所有制、改革开放,几度转型之后,1997年改制为股份合作,1999年荣膺“中华老字号”,2000年引入战略资本,从家族经营迈入现代企业治理。权责分明、合规先行,祖训犹在,品质由制度守护。

守正创新,工艺传承,是药堂的又一硬功。古法恪守“选、洗、炮、成、藏”全链条匠心,现代生产则将经验转为数据,工序细化为标准。2003年楚雄生产基地建成,按GMP规范严格管控原料、过程与成品,液相色谱等精密检测设备投入使用,产品从此拥有可追溯的“身份凭证”。自此,“师傅凭经验”让位于“数据用标准说话”。对一家以口碑立身的老字号而言,这是最艰难也最关键的一步。

药非孤品,其背后有制度,亦有伦理。老拨云堂将祖训“阴功”化为制度——每年提取一成利润注入“光明基金”,专助贫困眼疾患者。统计表上,累计3万余人重获光明,账目清晰,路径分明。旧日的施药棚,以新的方式延续其光。

名药仍是那个名药,但时代要求它更懂“场景”。围绕拨云锭,企业把相关产品做成“同心圆”:眼表护理是核心,口腔黏膜等近邻场景向外延展;同时与科研机构合作,研究“眼表微生态与中药干预”等议题,让古方的机理被更多现代语言解释清楚。这样的扩展不是贪多,而是秉着“外用、屏障、微生态”的一条线走深走透。

市场渠道与传播方式不断更迭,老拨云堂却不止于守店待客。电商平台将产品送达更远处之外,2021年线上业绩亮眼,外销遍及三十余个国家。企业深知,

热闹在外,质量一致性、适应边界、使用规范,方是内在的根基。老字号要“活”,就得把“里子”越做越厚。

文化的挖掘与传承,老拨云堂亦深耕不辍。从清代立堂至今,始终守着文脉根魂。重建中医药博物馆,将古法炮制融入AR沉浸式体验,让年轻人在光影中感受炼丹火候,于药香中体味本草之韵。比起静默陈列,这更像点亮尘封的记忆:老手艺,亦可焕发蓬勃生机。

回望来路,老拨云堂之所以称得上百年老字号,不只因其“老”。一枚药锭成为品牌的“定海针”,靠的是几件朴素而难得的坚守:药要管用,理要站得住;手艺要传下去,质量要说得清;谋利有度,行义不辍。三百年间,有马帮驼铃,有门楣楹联,有药房里嗡嗡的检测设备,也有一本本公益台账,时代各异,祖训不移:半行阴功,半养生。

有人问,“拨云见日”拨的究竟是

什么?最朴素的答案,是拨开眼前的红肿、疼痛与阴霾,让人重见光明。再深一层,是拨开传统与现代之间那层迷雾——古法不意味封存,现代不代表否定,二者在一枚药锭上找到交汇。更远处看,是拨开商业与善意之间的隔阂:谋利与行义并非相悖,制度得当,反而彼此成就。

故事写到这里,尚未终章。一个品牌的生命,不在“讲过多少传奇”,而在“此刻如何活着”。今天的老拨云堂,依然扎根云南;继续将工艺打磨得更稳、将证据做得更足、将公益落得更细。待到有人再走进通海那条街,抬头望见门头匾匾,愿他读懂:这家店铺的耐心,并非将“老”紧抱不放,而是让“活”每日焕然一新。

(作者单位:云南中医药大学;本文系2024年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科普项目“滇医钩沉——云南医馆老字号”(项目编号:SKPJ202458)的阶段性成果)



本版图片均为作者供图